

下江南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

王尧 季进 编

下江南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

王尧季进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王尧,季进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309-08201-2

I. 下… II. ①王…②季… III. 汉学-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2798 号

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
王 尧 季 进 编
责任编辑/陈 军 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 字数 317 千
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201-2/K·331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序言

“下江南”这个书名，借用了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一篇论文的题目。所安教授说，东晋北方来到南方的贵族移民需要一个想象的南方平民的文化世界，他们“下江南”，是进入了一个他们想象出来的世界，一个满足了他们的需要的世界，一个充满了自发的与自然的情感的世界。我们想用“下江南”，描述近几年来一批海外汉学家陆续南下苏州大学讲学的事件。这些汉学家“下江南”授业解惑，虽然只是在江南苏州这样一个小的空间中，但呈现了海内外学界建构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初步轮廓，意义非凡。

今日之江南已非晋朝，但中国文化的命脉仍然传承在当下的生活世界中，如果有一个区域可以发思古之幽情，江南无疑便是。关于江南的苏州，近几年有一句广为传布的解说词：“苏州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版图；用双面刺绣的绝活，实现了东西方的对接。”——这个说法大致确定了全球化时代中苏州的位置。倘若简单追溯苏州现代化的历程，不能不突出一所现代大学的诞生对于这一历程的重要性。东方与西方在近代的一次对接，便是“东吴大学”的创立，这所大学成为我们供职的苏州大学的主要前身。现代中国的大学，大多是西化的产物。东吴大学 1900 年在美国田纳西州注册，1927 年之前先后由三位美籍人士担任校长，是近代以后西学东渐的结果，也曾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这所大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学报，也最早实行学位制。但即便是西式教育，东吴大学既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中国学者，也造就了一批中国的革命者、爱国者、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文学家杨绛等，都曾就读于这所大学。他们贯通中西，深受西学影响，但最终都还是“中国学者”。当年这所大学的教授，或固守中国文化，或传播西方文化，或取其中道，其乐融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此之谓也。

我们曾经的历史有过很长时间的断裂，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与传统对

话、与西方对接的景观逐渐复现,包括海外汉学在内的西学再一次大规模地被译介,其意义不仅在学术,也促进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再次转型。在今天已经被视为常态的中西学术交流,在 80 年代曾经那样激荡我们的学术、思想甚至包括日常生活。一个名词,一本书,一种理论,一种方法,都可能改变我们的学术动向。这样的非常态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成为一种常态。即便当我们现在能够批判性地看待西学译介和接受中的一些问题时,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 80 年代的西学译介,当代中国学术史将是另外一番面貌。

从 80 年代到现在,西学东渐的基本途径是译介,阅读汉译著作也成为接受西学的基本方式。但这些年来,中西学术对话的途径与方式也有了新变,这就是国际学术会议的频繁和中西学者往来讲学的络绎不绝。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召开的各种关于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可能难以计数。——这或许是研究当代中西学术对话的一个有趣话题。对当代学术产生影响的,除了一些专著的翻译以外,恐怕就是海外学者的学术讲演了。这些讲演除了让在场的听众受益,也通过汉译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大学术讲演丛书”十余种,便是一个例证。其中,美国学者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便是根据他 1985 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西方文化理论专题”课的讲课记录翻译而成。这本书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学界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当年,邀请杰姆逊讲学的乐黛云先生在讲演录的“序言”中说:“我们希望杰姆逊教授的讲演录和罗素的讲演录一样,不仅为今天的读者所欢迎,也能为未来的读者所忆念。”这个“希望”被后来的学术史验证了。

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学术讲演,由于其特殊的“在场感”,使之后的汉译或中文讲演的整理稿累积了更多的鲜活记忆。一个叫裴斐的作者,在 2007 年 9 月的《出版商务周报》上曾撰文《邂逅惊奇的理论之旅》,回忆杰姆逊当年讲演的场景:“在北京大学的某间教室,三十多位学生的目光里,一个来自美国的老头儿,不紧不慢地在讲台上排好一列听装啤酒。他兴致盎然地用中文宣读了开场白,然后,迅速转身,回到西方思想的世界。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从柏拉图到鲍德里亚,他就这样自由穿行于各家观点之中,翻腾挪,来去自如。‘后现代主义’,口边的题目一如手中的啤酒,令他,也令在场的学生兴奋不已。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当时也许不曾想到,即使经历了

世纪的跨越,他为中国知识界带来的这份震惊体验也并未随着时空的移转而悄悄消散;恰恰相反,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思想,连同其间所混杂着的亢奋、迷惑、震惊甚至焦虑,全都新鲜地保存在这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讲演稿中,保存在现场学生的记忆里。直至现在,这本书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关于它的种种记忆,穿过时空的重重阻隔,热度依然灼人。”讲演录所保存的这种现场感,也会给那些未在场的读者以想象,提供了通过阅读走进现场的可能。

这些基本面貌和新变也出现在近十年来我们关于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工作中。比起国内一些大学的开拓性工作,我们并非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这既与当代大学的等级秩序有关,也受自身办学观念的限制,如何在体制、资源等方面形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始终考验着我们。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应邀到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学的海外学者逐渐增多。2005年,我们和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在苏州合作召开了“第三届青年汉学会议”,成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熟知苏州大学文学院的一个契机。这次会议之后,我们成立了“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开始酝酿和操作“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组稿、翻译和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获得了海内外学界的热烈反响。

在出版“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同时,2006年我们规划设立了“钱仲联学术讲座”和“海外汉学讲座”,试图以“在场”的形式延续、再生和光大中西学术交流的机制,而这一工作又吻合了大学国际化办学的趋势。以苏州大学在当下秩序中的位置,以我们不足挂齿的物质力量,要做好这项工作,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海外的汉学家,显示了他们的胸怀和气象,不远万里下江南。近几年来,陆续到苏州讲学的海外汉学家有二十多次,于是有了《下江南》这本讲演录的结集。我们将《下江南》列为新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之一种。这套丛书计划出版的还有《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文选”和其他研究海外汉学的著作等。

《下江南》的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等,讲演录的作者大多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近几年来成就突出的新生代。收录的虽然只是讲演者一篇或两篇文稿,但可以管窥蠡测

他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境界。李欧梵教授、王德威教授是继夏志清教授之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他们一直垂青苏州大学文学院。两位教授多次莅临学院讲演,是苏州大学联系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推手”。李欧梵教授序范伯群教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王德威教授序“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都足以明证他们对本学科的大力扶持。李欧梵教授和王德威教授是两位风格鲜明的讲演家,每场讲演都是“爆棚”。王德威教授曾经在本校较早地讲演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问题,考虑到近期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我们收录了他的另一篇文稿。但读他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也让我们产生了由北大“现场”转回苏大的感觉。和李欧梵、王德威教授媲美的是宇文所安、田晓菲教授夫妇。所安教授以英文讲演为主,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走道和报告厅门外的走廊都是席地而坐的听众。相隔不到两月,田晓菲教授讲演的盛况几乎不让所安。所安专程陪同晓菲来苏州讲演,鹣鲽情深,又是一段佳话。

颇为遗憾的是,讲演录中的文稿,多数不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而是经过了作者的改写与修订,讲演的现场感只能留在听众的记忆之中了。或许有一天,某个听众会写出他记忆中的讲演场景。

2011年7月

王尧季进

目 录

编者序言	1
宇文所安 柳枝听到了什么：《燕台》诗与中唐浪漫文化	1
宇文所安 下江南：关于东晋平民的幻想	27
艾朗诺 明清学者为捍卫李清照的名誉所作的辩解	43
艾朗诺 李清照的调情词	58
田晓菲 失乐园与复乐园：法显的天竺之行与早期中古时代 天堂/地狱的文化叙事结构	65
田晓菲 “观想”：东晋时代对世界的观看与想象	82
张隆溪 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	95
张隆溪 求异还是趋同：谈比较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问题	110
李欧梵 帝制末日的喧哗 ——晚清文学重探	117
王德威 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	129
高利克 论三部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戏剧中的畸恋与暴力	151
胡志德 逆潮而游 ——朱瘦菊的上海	161

叶凯蒂	从护花人到知音 ——清末民初北京文人的文化活动与旦角的明星化	183
黄英哲	许寿裳与台湾(1946—1948)	197
奚 密	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	225
孔海立	家庭/社会变动中的女性自我意识	235
陈国球	通往“抒情传统论”之路 ——陈世骧论中国文学	249
王 斑	“文化大革命”的美学景观	267
黄心村	孩子·院子·一九七五：上海向阳院运动中的文字和音像	297
张英进	鲁迅……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流变	315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1946 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72 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并执教于耶鲁二十年。1982 年应聘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现为哈佛大学 James Bryant Conant 特级教授,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合聘教授。主要著作有《孟郊与韩愈的诗》(1975)、《初唐诗》(1977)、《盛唐诗》(1980)、《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1985)、《追忆》(1986)、《迷楼》(1989)、《中国文学思想读本》(1992)、《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论集》(1996)、《他山的石头记》(2002)、《晚唐诗:九世纪中叶的诗歌》(2006)、《中国早期经典诗歌的形成》(2006),主编有《诺顿中国文学作品选》(1996)、《剑桥中国文学史》(2009)等。

柳枝听到了什么：《燕台》诗与中唐浪漫文化^①

田晓菲译

风光冉冉东西陌，
几日娇魂寻不得。
蜜房羽客类芳心，
冶叶倡条遍相识。
暖霭辉迟桃树西，
高鬟立共桃鬟齐。
雄龙雌凤杳何许，
絮乱丝繁天亦迷。
醉起微阳若初曙，
映帘梦断闻残语。
愁将铁网胃珊瑚，
海阔天翻迷处所。
衣带无情有宽窄，
春烟自碧秋霜白。
研丹擘石天不知，
顾得天牢锁冤魄。
夹衣委篋单绡起，
香肌冷衬琤琤佩。
今日东风自不胜，
化作幽光入西海。

① 本文最初发表在《唐代研究》(Tang Studies)1995年第13期,第81—118页。

我们如何理解一首像《燕台·春》这样的诗,如果就像这样,没有笺注和评论,只有文本和它的英语译文(英译从略——译者注)翻译;尤其在这个特别的例子里,掩藏了一些在中文里面十分明显的语意,主要是词义。比如说第一句诗,“风光”这个词(从字面上看就是“风”与“光”)是春天的一个固定的特质,因此常常被用作春天气候的代称。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词仅仅翻译成“春季明媚的天气”,我们就会失去其内在的动感和变幻的光影,而这种动感与光的变幻对我们理解这首诗很关键。在英语里面,我们也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诗的末句这个双音复合词的重新出现,在此处“风”与“光”被分开,放在对应的位置。英语翻译一方面要牺牲词义,另一方面它又被迫加入中文里面没有的新因素,主要是动作施为者和句法成分。比如说第二句诗,“娇魂”到底是寻觅者的,还是被寻觅者的,在中文里面十分模糊。不过总的来说,中文文本和英语翻译就算在晦涩的性质上有所不同,其晦涩的程度却十分接近。

面对这种晦涩,我们总是诉诸中国丰富的笺释传统。李商隐(813—858)的诗按说有宋朝两家的笺释,但都已经佚失了。在清朝以前,有一小批收录在选集和评论里面的对某些李商隐诗作的笺注和诠释,但是没有对《燕台》诗的解读。最早的、部分存留下来的李商隐诗歌笺评来自明清之际的道源和尚,还有一个叫钱龙惕的文人,后者的评注有一篇写于1648年的序言^①。1659年,出现了比朱鹤龄更好、更全面的《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1719—1801)1762年的《玉溪生诗集笺注》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使用。在朱鹤龄之后,新的李商隐诗歌注释笺评就基本上持续不断地涌现,直到今天^②。

这些笺释显示了渊博的学问,成为当代李商隐研究的基础。但是它们产生的时期很重要。我们没有一个持续不断的李商隐诗歌笺释传统:最早的笺释评注是在李商隐死后八百年才出现的。清朝的学者虽然渊博,但是他们对唐代文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历史性,也就是说,他们以为学问的性质,对诗歌“含义”的推断,特别是诗歌写作和流传的语境,在相距八百

① 道源和钱龙惕的评注被部分保存在清人编纂的李商隐诗歌笺评里面,尤其是朱鹤龄(1606—1683)的。

② 本文用到的李商隐诗注释笺评如下:刘学锴和余恕诚编辑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其中包括了清朝和20世纪初期所有主要的评注,以及刘与徐本人的论断,以下简称《集解》;叶慈奇的《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简称叶疏;周振甫的《李商隐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简称周选。我还会提到刘若愚(James. J. Y. Liu)的《李商隐的诗:九世纪中国的巴洛克诗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以下简称刘著。

年的唐朝和清朝没有分别。

对《燕台》诗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大多数学者都同意的,就是它们和诗人生活中的某个事件相关。不管参照物是直接的(一次艳情)还是间接的(某种政治情形),学者们认为定有某些事件以及隐藏的动机支配了作者的选词造句。从这些词句,他们又推测出李商隐生平的一些情境,把这些情境作为诠释这组诗的语境。^①

因为这组诗运用了艳情诗和其他类型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及其联想,我们似不必怀疑很多被推测出来的基本情境都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把这组诗里所有不相连属的细节都连缀成有逻辑性的整体,镶嵌在诗人的生平传记里,这样的努力似乎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这组诗到底是否指向一个隐藏的情境?这个情境又是否来自诗人本人的生活?

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现代学者叶嘉莹以《燕台》诗为例,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了批判,同时提出了一种研究古典诗歌的新做法^②。虽然叶嘉莹因为这组诗的感情强烈程度而不相信它们只源于诗人的浪漫想象,但她也认为在诗人生平中寻找特殊的事件以符合这组诗是不可取的做法。叶教授采取传统学者引述典故来解释诗中词句的方式,以她丰富的学识,在唐诗宋词里面给组诗中的意象找到了相似的用法,从而把这组诗放回到它的上下文语境里面。她的用意是希望读者尽量不要穿凿比附诗人的具体生平事迹。

叶嘉莹在讨论组诗之前,谈到了李商隐的《柳枝诗序》。柳枝是一个洛阳商人的女儿,李商隐的堂兄曾经向柳枝吟诵《燕台》诗,后来,李商隐为柳枝写了一组绝句。叶嘉莹认为,《柳枝诗序》可以帮助我们“透过义山笔下柳枝对《燕台》四诗的赏爱,去看义山自己对《燕台》诗所自许的某种境界”(叶文,第151页)。^③

① 有一个例外是清朝的程梦星,他说:“诗无深意,但艳曲耳”(《集解》,第93页)。由此,现代的评论家周振甫得出结论:李商隐在这组诗里描写的不是个人的经历。但是周振甫没有放弃诠释的历史基础,他只不过是认为,这组诗写的是另外一个人的经历。

②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旧诗新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7—209页。以下简称叶文。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把它翻译成英文,题为《李商隐〈燕台〉四首》,发表在*Renditions*杂志1984年第21—22期,第41—49页。

③ 这里,作者使用的是海陶玮的英语译文,这句英语译文和叶嘉莹教授的原文虽然十分接近,但是重点似略有不同,因此,我尝试把海氏的英译再直译成中文:(帮助我们)“理解李商隐希望他的诗歌所达到的效果,特别是理解他心目中《燕台》诗的理想读者到底是怎样的”(海译第47页)。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海氏把叶文中对李商隐自己通过《燕台》诗所表现的理想境界的强调,悄悄转移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上。这两个概念实则存在微妙的差异。——译者注

我对《燕台》诗的论述,范围较叶教授的文章为狭窄,我同意《柳枝诗序》是解读《燕台》诗的合适语境,但是我准备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样深曲的、显然充满激情的诗歌在公开流传时所处的文化语境,然后,我会回到这篇文章的标题:“柳枝听到了什么?”也就是说,探讨《燕台·春》中意义形成和瓦解的过程。

语 境

9世纪,调情、激情和私情当然早已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但是,早期的艳情叙事根本无法和9世纪初期出现的罗曼司话语相比——诗(有时附带诗序)、传奇和轶闻记事。这些文字常常提到浪漫文化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流言^①。在这一时期,香艳世界的公开性和知名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②。

《燕台》诗所流传的圈子分享着对浪漫文本的共同兴趣,尤其是那些有关不幸爱情的故事。听到这样的故事或者读到这样的诗,人们往往会再添上自己的想象。比如说李贺写过这样的诗:《谢秀才为妾编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诮,贺复继四首》。这是一种团体性的活动:人们听到一个故事,作出判断,每人都提供自己的感想和意见。在唐传奇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圈子:《莺莺传》里张生的朋友讲述他的故事,评判他的行为,并且就他的浪漫史创作诗篇。李绅的两首诗还有元稹自己的诗歌独立于这个传奇而存在,都证明这个故事的广泛流传。在《霍小玉传》里,长安城里的年轻人都议论小玉与李益的爱情,同情小玉的不幸,谴责

① 在这一语境之中,我们用不着考虑虚构与非虚构叙事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的兴趣不是那些浪漫故事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它们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些故事被视为真实的。

② 这里我要对“香艳世界”(demimonde)这个词的使用稍加解释。我以为,姬妾制度对于浪漫文化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这些浪漫关系一般来说包括一段女子仅以一个男子为其性伴侣的时间。这些女子一般是歌舞伎出身,不过也有商人家庭背景的,比如柳枝。而男子都是士大夫。虽然在社会高等阶层存在着姬妾成为永久家庭成员的现象,但是在较低的士大夫阶层这些关系更加具有流动性。在某些情况下,姬妾似乎是契约奴婢,可以被交换;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女子似乎拥有开始和继续一个关系的自由选择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男子可以休掉女子,但是在一些很重要的少数情况下,比如说下文我引用的李贺诗题所反映的,女子可以离开男子。权力和财富可以使人得到姬妾,但是浪漫文化的存在,有赖于男女双方的情感付出。在成为姬妾之前或之后一个女子的性关系不在考虑之内,但是当她们身为某人的姬妾时,性爱的忠实是条件之一。姬妾另有所爱以及一个男子对他人姬妾的爱慕常常得到描写,但是这种情形从来不出现在士大夫的妻子身上。

李益的负心。爱情传奇常常以众人讲述和重述这个故事的情景作为终结。故事的文本虽然只出自一个作家之手,但是文本只是故事流传的众多方式之一。

与这些故事紧密相连的是不幸女子的典型形象。在一次酒宴上,李翱看到一个“颜色忧悴”的舞女,后来发现她是一位已故中呈与其爱姬的女儿,在父亲死后遭遇家变而流落于乐部。李翱看出她的“冠盖风仪”,把她嫁给了一个士人。与这个故事同样有趣的是它的流传:侍郎舒元舆听说了这个故事之后,专门从京都寄给李翱一首诗吟咏其事。这首诗以及一篇介绍其产生情境的序言都载于《唐诗纪事》。这篇序言大概没有被寄给李翱,它只是显示了舒元舆的绝句如何与这个故事一起在当时传播。白居易和张仲素都曾吟咏过张愔忠实的侍妾关盼盼,她在燕子楼里守节,魅力不减于当年^①;同样的性吸引,虽然不那么明显,也存在于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他在诗中对一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旧日歌姬表示同情。杜牧写过《张好好诗》和《杜秋娘诗》。遗弃的意象来自闺房怨情诗的传统,也成为两性关系描写的一部分,温庭筠的诗就是一个例子。

诗歌对艳情的表现往往使用一套固定的情境和意象,象征手法的运用比率也较纯粹描写男性社会的诗歌为高。有的作品,比如说李贺的《恼公》,十分晦涩。晦涩与欲望之间的这种联系形成了《燕台》诗的风格。

浪漫文化中的另一常见主题是男性的浪子形象,比如说杜牧在诗里如是刻画自己,别人也以浪子目之;温庭筠也一样^②。9世纪的诗集里面有很多香艳诗篇,充满真实或虚构的欲望,这些诗篇虽然也许来自真实的情境,但它们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私人写作”:它们是和一大批读者共同分享的。

即使李商隐在《燕台》诗里面表现的是个人的经历(这不太可能),他也是为了一批包括男性与女性在内的读者以及听众而写作的。欲望、情爱,对某一个特别的男子或女子情有独钟都是亘古如斯而且是人类共有的现象,但是“浪漫”的体验却要求特别的行为规则、约定俗成的反应和独特的意象。要是我们一定不肯承认这些规则、反应和意象影响了人们在真实人生里的行为和体验,那就未免太自欺欺人了;浪漫的真正所在确实就是它的种种再

① 在浪漫文学作品里面,关盼盼一直被当作极有权势的张建封的爱妾,但实际上她是他的儿子张愔的侍妾。参见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27—928页。

② 特别要注意到段成实所写的一组嘲弄温庭筠的诗。

现形式的流传。

就《燕台》诗来说,我们很幸运,拥有李商隐亲笔所写下的《柳枝诗序》,提到《燕台》诗在当时的影响,从而为极为晦涩、朦胧的爱情诗在当世的流传和读者接受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饶好贾,风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儿子,独念柳枝。生十七年,涂妆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抚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居其旁,与其家接,故往来者,闻十年尚相与,疑其醉眠梦物断不搏。余从昆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①。明日,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鬟毕妆,抱立树下,风褰一袖,指曰:“若叔是?后三日,邻当去溅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过。”余诺之。会所友有谐当诣京师者,戏盗余卧装以先,不果留。雪中,让山至,且曰:“东诸侯取去矣。”明年,让山复东,相背于戏上,因寓诗以墨其故处云。

这个序言的真实性——是否所有的细节都是事实,柳枝的家庭背景和她的性格是否全都精确——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当时李商隐能够以真实性作为号召而传播这个故事。“柳枝”是香艳世界里面一个相当普通的名字,不过这里我们瞥到了罕见的城市浪漫文化的一幕。柳枝,一个洛阳商人的女儿,父亲的早亡和母亲的溺爱使她发展出一种充满梦想而又热情洋溢的性格、任性而骄傲不驯的态度。柳枝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理想化了的,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这到底是来自男性对理想女性的幻想,还是来自柳枝戏剧化的“自我塑造”^②。无论怎样,柳枝这一形象的魅力,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她身处浪漫文化意象的魔力之下,在于她那种对于装束打扮与音乐训练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我们听她所作的,是些“天风海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幽忆怨断”这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深深沉溺于无

① 如何理解这个“结”字是个问题。海陶玮和刘若愚都以为柳枝是在长带上打了一个(相思或同心)结,这种解释很诱人,但是语法上行不通,除非有些字从文本里面漏掉了。

② 叶嘉莹认为,柳枝是李商隐的理想读者。我同意,但我还是要强调让山的叙述以及一个真实存在于历史之中的柳枝在创造这一形象中扮演的角色。换句话说,李商隐、让山和柳枝三个人都主动地分享了同一个浪漫文化。

望爱情的女人至为艳冶的形象。然而从诗序中,我们知道柳枝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还没有爱上哪个人。她还没有一个“忆”和“怨”的对象。她所扮演的是一个浪漫的角色,虽然她的实际经历还没有为之提供具体的所指。李商隐的诗在她心中唤起的激情给了她一个机会,使她能够与她扮演的角色合而为一^①。

《柳枝诗序》的朦胧含糊为我们留下很多猜度不定的余地,但是她显然选择了“相与”(一个含义模糊的词,我们不知道它所意味的异性之间的关系到底亲密到什么程度),而没有改变行为举止,向世人显示她已经准备嫁为人妻^②。她没有被聘的原因十分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她“相与”,而是因为她“尚”相与。人们希望她能够从“醉眠”中醒来,但是她却继续“梦物”。“醉眠梦物”本身即是一个极为艳冶的情色意象,它在《燕台·春》里占据了一个显著的位置。

《燕台》诗流传的第一个例子来自让山。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让山显然可以背诵李商隐这首晦涩的作品^③。我们不清楚当时具体的情境如何,让山好像是在柳枝家外面的柳树下面吟诵《燕台》诗的。也许柳枝和让山这样的异性朋友之间亲密、熟悉的来往就是诗序里面所说的“相与”。但看起来让山并不是在借着吟诵这样的香艳诗篇追求或诱惑柳枝。他对《燕台》诗显然极为爱好,而且他预期柳枝会对其产生同样的爱好。《燕台》诗也确实是用文字表达了柳枝在音乐里面表达的那种梦幻迷离的艳冶意境。柳枝的情况是让山告诉给李商隐的,但是在让山吟诵《燕台》诗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本是如何在具有共同兴趣的人们当中流传的。

一个大问题是:柳枝听到了什么?《燕台》诗是如此繁缛晦涩、支离破碎、飘忽不定。柳枝是一个商人家庭的女儿,既然她请求让山代向李商隐乞诗(周振甫认为是写在她的长带上),那么她一定是读书识字的。如果她希望收到的诗是像《燕台》诗那样的,那么她一定相当博学(虽然不一定意味着她熟知古代文本)。在一个类似的情况下,李贺写过一首诗,题为《许公子郑

① 当然了,也许柳枝所忆所怨的是早已弃世的父亲,但是,这种解释不太能够符合诗序塑造的这个十七岁少女的形象。

② 刘若愚和海陶玮在翻译《柳枝诗序》中的这句话(“闻十年尚相与”)时都对“相与”三字做了模糊处理,只是称柳枝继续了她的任性行为和随意弹弄乐器而已。其实“相与”的意思是与他人交往。周振甫认为这应该指柳枝的异性朋友,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是很可能的。

③ 也有一线可能他是手里拿着诗稿朗诵出来的,虽然诗序并没有这么说。